

史記

卷一百二十一
之一百二十六

列傳卷六十一	之六十六	申生	軼固生	韓生
卷六十一	伏勝	董仲舒	胡毋生	
卷六十二	趙禹	到都	霍成	周陽南
楊僕	張湯	減宣	義縱	王溫舒
卷六十三	大宛	杜周		
卷六十四	朱家	劇孟		郭解
卷六十五	鄧通	韓嫣		李延年
卷六十六	淳于髡	優孟		優旃
東方朔	東郭先生			王先生
西門豹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直郎司業仍加奉一級臣黃 錫等奉

肯重修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典者課功著至於廣

厲學宮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

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故孔子

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



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

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臣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

餘君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

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

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

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

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卜路居

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

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

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水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

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

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

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

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陽之處號懸

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悉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

郎前後七百八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

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六藝從此缺焉陳涉

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

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

夫驅瓦合適戍

索隱曰適音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

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

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

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

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

興然後諸儒始得脩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

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

信黥布之徒相次及叛征討也

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

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學刑

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

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

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

徐廣曰一作陪常昭曰培中公名音扶尤反

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

於齊則轅固生

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

於燕

則韓太傅

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索隱曰按張華

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

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皆字呼之耳

言易自舊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索隱曰母音無胡母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

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繼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

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

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

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

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

賢材焉謹與太常減漢書百官表孔減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

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也

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

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

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

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

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

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

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

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禮書

四

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借索隱曰計吏俱謂今與計吏俱詣太常也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

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

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不材及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

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

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

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

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大行

卒史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

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

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

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負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

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

于魯南宮索隱曰案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申

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

子郢俱卒學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徐廣曰楚

也郢即郢客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于夷王郢立四歲薨于戊

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邽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萬曆二十六年刊

已巳卷之三

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

刑申公耻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

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

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

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

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上累遷

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

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

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島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弟子二人乘輶傳從徐廣曰馬車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

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

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

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

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

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

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安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

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

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

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

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

轅固生日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

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

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

多渴死殺氣為毒也

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

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

索隱曰册度云如家人言

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

太后怒曰安

得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

律乃使固入國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

假固利兵下國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

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

河王太傅

徐廣曰哀王乘也

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

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

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

徐廣曰薛將

在菑川側目而視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

言詩皆本韓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

漢書曰名嬰

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

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數萬

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

系隱

日貞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為

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

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

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

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

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

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

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

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養也何休注公羊灼亨為養案有廩養卒廩掌馬養造食也

及時時

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
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
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
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
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
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
狩元年九年
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义然無有
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
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
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

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

是矣索隱曰孝孔藏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空歛爾
復出古訓復申滅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二八

有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繼古篆隸推科斗以定
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

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

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

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
隱

曰漢書作
頌亦音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

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

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

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
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
單音善

單姓皆常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以禮為

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

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于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

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于庸子庸授江東馯臂于弓子弓授燕周醜

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傳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于弘弘傳江東人矯于庸疵疵傳燕

人周子家堅堅傳淳子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而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

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

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

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

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父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

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

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

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

父偃竊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而奏之

舒徐廣曰一作舒亦音舒不知其師書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

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

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

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

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

終不治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

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母生漢書曰字十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

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

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

殷又作暇也温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

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

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

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

孔氏之衰

經書緒亂

言諸六學

始自炎漢

著今立官

四方扼腕

曲臺壞壁

書禮之冠

傳易言詩

雲蒸霧散

興化致理

鴻猷克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

唐諸王侍讀幸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

網嘗密矣

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

然姦偽萌起其極也土可

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

索隱曰言本弊不除

則其未難止也

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

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

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

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

劭云削瑯為璞也晉灼云斲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

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常昭

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繫宗室侵辱功臣

呂氏已敗遂會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

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邳

都甯成之屬

邳都者揚人也

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邳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揚人

以郎事孝

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

入上林賈姬如廁

索隱曰案趙王彭祖也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

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

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邳都濟

南閻氏

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痛病也○索隱曰荀悅音用鄒氏劉兵音並同

宗人三百餘

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

至則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

徐廣曰矚脚戰慄也

居歲餘郡中

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

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

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邳都遷

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

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

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

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不予予魏其侯使人以

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

怒以危法中都

索隱曰案中如字都免歸家孝景帝乃讀謂以法中傷之

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

事匈奴素聞邳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邳都死不近鴈

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邳都

索隱曰漢書作寫人象案寫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

一云奇人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

后乃竟中都以為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

臨江王獨非忠邪於是遂斬邳都

寧成者

徐廣曰寧一作齊

穰人也

徐廣曰屬南陽

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

徐廣曰一

無此字綱案常昭曰言急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

都尉

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中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

都尉若周索隱曰數皆步人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音所注反

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

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

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寧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

云中尉奉官掌徵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顧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

人人惴恐武帝即位徒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

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

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歸音他活反謂脫鉄缺也

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賈

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賈音余桀反賈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

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

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

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由以宗家

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相屬此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文孝及景帝景

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

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

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

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忤漢書音義曰堅伎也司馬安之文惡

漢書音義曰以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

文法傷害人日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

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

馮音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

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

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

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贅

稷所封漢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郿國后

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

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為廉平

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不

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

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

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

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

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

日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

也○索隱曰常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爰并取鼠

惡故務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

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

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

父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

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

封為周陽侯

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

帝昭曰為之先後

及出為侯大

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

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

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

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武

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

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大中

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

蘇林曰拘

刻於守職之吏

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

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母食客

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

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

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為小吏乾沒

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馴案服虔

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如取他人也又云陽浮

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

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徐廣曰姓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

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

索隱曰傳音附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

李奇曰亭平也

○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

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

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

帝昭曰在板繫○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言上

所是著之為正尉以廷尉法
令央平之揚主之明監也
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

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吏賢者正義曰百官表

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

臣不用愚昧曰固為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

不從至此也蘇林曰主坐不用罪常釋聞徐廣曰詔答爾也如今制

諸掾語故至於此原即奏事上是之曰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

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吏輕平者所

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

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

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

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

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

衡山江都及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

曰伍被本晝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闈爪牙臣乃交私

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

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

日元符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

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

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

正義曰緡音岷錢貫

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筭出一筭買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今用緡鉏豪

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

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徐廣曰時李蔡莊青翟爲丞相

天下事皆

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群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

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

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

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

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

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

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

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

一縣對曰不能復口居一障間

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

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
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及湯以交利
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
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
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
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
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
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
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
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

之并上書告湯六臣也史謁居有疾湯至爲摩足疑與

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

官之別也王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

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

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

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

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

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爲會稽郡

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
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
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
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
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工勾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楚故為朱買臣為楚士深怨常
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
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人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
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
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嘗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

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
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田信也

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為左道之交故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效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滅宜亦奏謁居等事天子

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湯簿之簿悉責也

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

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

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

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更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

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

盜

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姊姁索隱曰李

奇音吁孟康音詡

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

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

郎

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

名治敢行少蘊藉

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愠藉音才夜反張晏

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

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

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

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脩成君其子名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

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郎

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凌姦

及受財物除國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

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

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

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關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

自河內遷為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

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

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三姓大族南陽

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爪牙之吏

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

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

賓客昆弟私人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為死罪

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枉

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

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于預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

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

以鷹擊毛摯為治徐廣曰鷲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

民為姦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內史王溫舒為中尉溫

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

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

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聞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

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

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索隱曰卒音七忽反至冬

楊可方受告緡索隱曰緡音昭曰人有告緡不出緡者可方受之

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索隱曰謂求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

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補為可使者此為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

棄縱事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椎屬馬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

之或謂發豕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至廷史事

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

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

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

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

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

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

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

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

者乃死家盡沒入償減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

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

國梨求索隱曰梨音梨梨比也會春温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

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

聞之以為能遷為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

徐廣曰有殘刻之名○索隱曰按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

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關中楊云麻戊

贛成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在音士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

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

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吏民

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為治

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温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

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

治放尹齊以為敢擊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

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

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

萬曆二十六年刊

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温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

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

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畧吏苛察盜賊惡

少年投鉤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鉤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舍音胡江

及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

隱曰伯音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温舒為人調

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

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

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

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

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

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温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

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

方欲作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

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詭拜為少府徒

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

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

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

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

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

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歛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爲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杜少齊有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

身言卷之三 五

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常昭曰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滅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之三 五

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廐丞

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

官有大廐各五丞一尉也

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

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徵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

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

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

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

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

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

漢書曰成信亡藏

信亡藏

上林中宣使郡令

正義曰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

格殺信吏卒格信

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

杜周任用

杜周者

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油

南陽杜衍人

索隱曰地名也

義縱為南陽

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

史使案邊失亡

文祜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也

所論殺甚衆

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

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

宣為左

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

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客有

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

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

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三千石繫者新故相

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

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

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

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

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

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為執金吾

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為盡力

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三年卒家兩子

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温舒等矣杜周初徵為

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又任事至三公列子孫等官

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鄧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然鄧

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

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

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

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

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

日一本無此四字 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

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

李貞檀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壁推滅徐廣曰一作成○索

隱日推音直追反滅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

翊殷周蝮鷲索隱曰蝮音蝮蛇鷲音至以言奇酷比之蝮毒焉 水衡閹秦扑擊

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

太上失德

法令滋起

破觚為圓

禁暴不止

姦偽斯熾

慘酷爰始

乳獸揚威

倉鷹側視

舞文巧詆

懷性可恃

万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一 列傳 七

史記卷一百二十二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醯夷游

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闕褚先生補之失

也幸不

深左焉

大宛之跡

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

大月氏北至康居拾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見

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袁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

自張騫張騫漢中人

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

建元中為

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

正義曰氏音支

按在涼其肅瓜涉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鄯連間是也

以其頭為飲器

昭帝

曰飲器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

元帝遣車騎者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立盟月氏

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

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

索隱曰更經也音羹

乃募能使者騫

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其父

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

奴其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其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其字

或其其姓號也俱出隴西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

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

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

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

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

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

以為然遣騫

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

為發導驛抵康居

索隱曰發導謂

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尼及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

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十里有奄祭酒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

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

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

其大子為王

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索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

也既臣大夏而居

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

夏國在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

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

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

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也

留歲餘還並南山

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

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

云其面山車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欲從羌中歸

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

虫北方狄從犬東貊從豸西方羌從羊

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

徐廣

曰元朔三年

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

君

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

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

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

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

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

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有蒲陶酒多善馬

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眾中國人眾大秦寶眾月氏馬眾

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

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

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

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

城眾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

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扞罽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

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扞罽國名也音汗弥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罽也則

拘弥與扞罽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

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

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湖澤一名

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

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

經云河出崑崙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湖澤已而復行

積石為中國河湖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

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

邑有城郭臨鹽澤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

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隨畜與匈奴不上著

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

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

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

奴

奄蔡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闐蘇也魏畧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

羈屬康居也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四

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

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

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秦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爲人

象大秦爲寶衆月氏爲馬衆在大宛西可二千里居

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

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

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

頭爲飲噐始月氏居敦煌祈連間

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祈連山以西

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

夏而臣之遂都媯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

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

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

里至斯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

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媯水士著以銀

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効王面焉在大月氏西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

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媯水有市

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

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天人面荀悅云

王面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

之幕作人面形常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

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鞞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上地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流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木精為及五色水晶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乎巾齊數匹與麻蕉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汚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官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太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黑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

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三枚皆大如瓜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繞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僿國其人條枝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尤居也條枝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鳥在安息西數千里臨西海暑濕去以還莫有至條枝者
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枝出獅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鴟鷹身踰駘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邪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大如甕
為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眩云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
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
萬曆二十六年刊

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輿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
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
西王母旣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嘗見後漢書云
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
國西有弱水流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
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耨達
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
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卽崑崙山也與大荒西
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
風用二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
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干寘
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
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
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
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
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

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

毒國

徐廣曰身或作訛又作訛○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卽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

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
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
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
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
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
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
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
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
天地之中也浮圖經云臨界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
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瓜赤如
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脇出生有髮隨地
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
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
琉璃上有太子 footprint 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
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
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卽舍衛國也在月氏

南萬里卽波斯匿王浚處此國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
有祇樹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
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一
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彌達山亦名
建永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
阿卽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
肥良多種種稻歲四熟留殺馳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
切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欽見佛卽刻牛
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象像之始後人所法
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
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畫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
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是青石石
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
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
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
一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
北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
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
騫曰臣在大夏時
見卽竹杖蜀布
正義曰卽都卽山出此竹因名卽竹
節高實中或寄生可爲杖布土蘆布問

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國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
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
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以騫度

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
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

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

或曰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疆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

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致殊俗

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健

為正義曰健其連反徒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馳

出冉出徙徐漢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冉驍之地

在戎州西北也出邛焚正義曰焚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皆各

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笮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常昭云

笮縣屬越雋音昨案南越破後煞笮侯作笮都為尤黎

郡又有定笮縣○正義曰氏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笮白

苟羌也皆在南方閉雋昆明正義曰雋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

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

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

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偶則通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

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

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

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名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

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

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

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騎破匈奴

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

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

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

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
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
索隱曰漢書父名難
飛靡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噉肉蜚其上
徐廣曰讀噉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
之史記亦作噉字○索隱曰噉音銜蜚亦飛字狼往
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
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收養其
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
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為神
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
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

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
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
招來而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
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昆莫
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子致賜王
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諭使指曰烏孫
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莫夫人烏孫國分王
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
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

昆莫有十餘子其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爲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爲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爲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爲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扞采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

其廣大騫還到拜爲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旣

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

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

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

爲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外

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

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徐廣曰漢書作及出其南抵大宛

大月氏相屬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爲

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

天子發書易

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十

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

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

徐廣曰屬金城

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

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

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持大放博望侯時

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

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

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雋牂牁沈黎汶

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

乃遣使柏始

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

索隱曰初郡謂越雋岐山等郡也謂之初

者後皆叛而併廢之

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莫能

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

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

徐廣曰元封二年

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為寇竟莫能得

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

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

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

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眾遣之

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

習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灾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

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

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徐廣曰元封三年

將數使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

鄯至玉門矣常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素隱曰常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

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漢書曰江都王建女往妻烏孫烏孫王昆莫以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

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

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
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帝隱曰帝昭云眩人變
化或人也魏畧云黎軒
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
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
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并采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
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
玉石采來瓚曰漢使采取
并將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
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
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

富厚焉於是大觶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
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
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觶抵奇戲歲增變甚盛
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
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
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
國國傳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
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
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
人藏酒至萬餘石又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

漢使取其寶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
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陶苜蓿極望
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
人皆深眼多鬚頰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
作錢字又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
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
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
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孰者也言曰宛有善
馬在貳師城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

服虔曰水

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
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沒而數敗也裴矩西
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
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準記行人唯以
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爲標驗以其道路惡人畜卽不約
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
哭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之
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

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

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

如淳曰
罵詈

椎

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
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

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軍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旣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

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大初二年趙破奴爲浞野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命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一十三

列傳七十六

二

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

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

驢騾橐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

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

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

其城也言空者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

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三縣以衛邊也或而發天

下七科適正義曰音謫張晏云更有罪一亡命二贅婿

母有籍七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

徒相連屬至燉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

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

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

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

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

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母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母寡而出善馬漢

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

共殺其王母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母攻我

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母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乳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

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未蔡先葛反

與盟而罷兵終

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

擊之斬郁成王齋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
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
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
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
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
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
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愛士卒侵牟之以
此物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為海西
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
成為光祿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

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

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以適過

行者皆細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

細其勞也細抑退也此卒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細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也士卒賜直

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

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

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

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

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

置徐廣曰一酒泉都尉徐廣曰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

本無置字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也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命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

揚慎曰禹本紀即天子圖書

言河出崑崙崑崙其

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

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者乎

索隱曰言張騫窮河源至于大夏于真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

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

磧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

熊耳然其實出於葱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

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真又東流至積石始

中國則山海經禹貢各互舉耳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

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索隱述贊曰

大宛之迹

元因博望

始究河源

旋窺海上

條枝西入

天馬內向

葱嶺無塵

鹽池息浪

曠哉絕域

往往亭障

史記卷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梁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疆於世者謂之游俠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

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

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

萬曆二十六年刊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

游俠

憲問巷人也

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哲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

讀書懷獨行

君子之德

索隱曰行音下孟反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

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

索隱曰厭飽也

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

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

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

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特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

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傳說匿於傅以呂尚困於棘

津

徐廣曰在廣州○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洋故南津

夷吾

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

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

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

者為有德

索隱曰已音以嚮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

故伯夷醜

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跼躄暴戾其徒

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

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

者侯侯之門仁義存

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

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又孤於世豈

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

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

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

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

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聞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騶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拚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

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宗隱曰扞

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定稱者名

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

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

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

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

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

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鞦牛徐廣曰音雖騶案漢

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鞦音古豆反案大牛當鞦專趨人之急甚已之私既陰

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

索隱曰案季布為漢所購

求朱家以布髡鉗為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

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劔父事

朱家自以為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

商賈為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

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

孟吾知其無能為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

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多少年之

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

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

南聊氏

索隱曰聊音閑案為鄧都所誅

陳周庸

索隱曰陳國人性周名庸

亦以豪聞

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楊翟

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徐廣曰陝疑當作邾字潁川有邾縣南越傳曰邾壯士韓

千秋也○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為邾陝音如冉反

邾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軼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

俠孝文時誅死解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

曰以內心惡害慨不快意身所殺甚眾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

姦索隱曰案謂亡命也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

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

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

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

慕其行亦輒為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

恃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

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

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

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

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

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倨視

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

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

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難

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踐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

是為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

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怪之問其故

乃解使脫之箕倨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

之行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

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

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

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

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
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
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
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
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解得藏亡命者故
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
亡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
求欲爲解迎亡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
中訾索隱曰訾不滿三
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
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
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
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

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之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
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
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

陽

徐廣曰
屬馮翊

身至臨晉

正義曰故城在同州
馮翊縣西南二里

臨晉籍少公

素不知解解冒囚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
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
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
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
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
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

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

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為俠

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

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

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臨淮兒長卿東陽田

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

也○正義曰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為近齊故

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索

曰蘇林云道猶方也如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

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為人南陽趙調之

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

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

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

為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顏狀為貌

榮名為飾表則稱於戲惜哉者則貌有豪落疾惟用

索隱述贊曰

游俠豪倨

籍籍有聲

權行州里

力折公卿

朱家脫季

劇孟定傾

急人之難

免讎於更

偉哉翁伯

人貌榮名

史記卷一百二十四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宋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固無虛

言非獨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

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然籍孺以佞幸

孝惠時有閔孺正義曰籍閔皆名也孺幼小也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

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

詞說劉氏云有所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鷄鷄貝帶漢書

音義曰鷄鷄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鷄鷄鷄鷄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鷄鷄漢官

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中三蒼傳脂粉索隱曰化闕

云鷄鷄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

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諺此云同者避太史公文名也北宮

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

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驅案漢書音

義曰善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索隱曰濯音

棹暹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

天顧見其衣絮索隱曰絮音篤絮衫襦之橫者帶後穿覺而之漸臺索隱

曰覺音教○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

以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

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

悅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

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

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

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

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

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經即嚴道得自鑄

錢鄧氏錢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布天下其富如此文帝

嘗病癱鄧通常為帝嗜吮之索隱曰嗜音任格反吮音仕克反文帝不

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

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嗜癱嗜癱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

常為帝嗜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

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

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

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也吏輒隨沒入之索隱曰謂

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

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

卒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

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案仁字文仁寵最過

庸不乃甚篤索隱曰案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於韓嫣也今太子

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

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類當也今上為膠東王時

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

佞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

至上大夫賞賜擬於鄧通時嫣常與上臥起江都王入

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

媽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驚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

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媽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皇太

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媽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嗾媽徐廣曰嗾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媽侍上出入永巷不

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媽死上為謝終不

能得媽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索隱曰說音悅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

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索隱曰或犬監而平陽公主言延

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

善歌為變新聲而上方興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

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其女弟亦幸有子男

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

媽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郡賦曰埒鄭埒名又云埒者晴等之名六之寢與中人亂徐廣

日一云坐弟李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

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

然不足數也肅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

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人佞

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

傳稱令色

詩刺巧言

冠鷄入侍

傳粉承恩

黃頭賜蜀

宦者同軒

新聲都尉

挾彈王孫

泣魚竊駕

著自前論

史記卷一百二十五終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漢太史令龍門司馬遷撰

采中郎外兵參軍河東裴駮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學士河內司馬貞素隱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索隱曰滑謂亂也稱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若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目蓋酒人復籍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

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

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

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

索隱曰贅壻女之夫也此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刺之物也長

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

喜隱

索隱曰喜隱謂好隱語

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

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

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

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

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

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

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

作冠纓盡絕也

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

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

索隱曰案謂為田求福穰

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

正義曰窶音樓甌音溝籠也甌樓謂

高地狹小之區

汗邪滿車

司馬彪曰汗邪下地田也○

得滿篝籠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壁十雙車馬
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
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
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
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
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鞞鞞臄徐廣曰鞞收衣裏也鞞袷也鞞鞞音得也音溝鞞曲也臄音其紀反又與臄同謂小跪也○索隱曰鞞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
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

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徐廣

日貽吐餽反直視貌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

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

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

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徐廣曰一本云羅襦襟

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

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正義曰

卿也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今鳴臄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

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優孟在楚

旃在秦也

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

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啗以棗脯馬病

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椁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

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

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

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

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

為椁槨楓豫章為題湊

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

發甲卒

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

楚莊王時

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辨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之矣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

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

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

竈為椁

索隱曰皇覽亦說此事以壠竈為椁爰也

銅歷為棺

索隱曰歷即釜鬲也

齋以

薑棗

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肩桂與薑以酒諸上而鹽之也

薦以木

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

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

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

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

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

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

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

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徐廣曰在固始○正議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

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寢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

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
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
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
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寧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
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合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
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
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
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於是二世笑
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

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
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為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
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左方可以覽觀揚
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
史公之三章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
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案東武

縣名侯乳母姓也

常養帝

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

除蓋他母

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人

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匹賜乳母又奉飲糲殮

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
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
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
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
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
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為
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
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
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
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徙乳母罰謫譖之者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

索隱曰仲長統云遷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

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恒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

以好古傳書愛經術

多所博觀外家之語

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

說之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

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

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徹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凡用三千

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

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

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飯

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汗數賜縑帛擔揭而

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幸取婦一歲

所者卽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在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爲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爲郎又爲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卽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

相之位澤及後世今于大夫修先生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內無雙卽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父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

一家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
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
勝數悉力慕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
並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
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
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
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苟
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
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
修學行遂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

兀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
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子何疑於余哉

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

出焉

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櫟處也

其狀似麋以聞武帝

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
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乃言詔
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
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

索隱曰騶者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

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駟然也 遠方當來

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

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
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
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
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願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
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

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

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余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
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
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

徐廣曰衛青傳云子

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
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
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
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
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
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
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
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
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
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

千石佩青綯

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綯

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

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

日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

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

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

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

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

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

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

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

曰齊王使臣未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

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

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

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

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

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

此諸先生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

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

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

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
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
爲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爲呼太守太守來望見
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
今青州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
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
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
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
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
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

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
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
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
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
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以故貧豹問其故對曰鄴
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
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
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
爲治新繪綺縠衣間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

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
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
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河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
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遠矣民人俗
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
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來
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
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
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
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守河伯婦來視其好醜

卽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願謂三老巫祝父老曰
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媼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
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媼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媼何
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
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拔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
門豹曰巫媼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
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
毛裝簪頭長五寸
折在冠前謂之爲華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
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虞上
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
西門豹顧曰巫媼三老不來還柰之何欲復使廷掾與

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義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

也賢君之法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

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

哉傳曰子產治鄴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

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

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

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

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耻且撻

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

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懸

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錙之覺也且前志稱仁

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

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

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

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

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說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爲政清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思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欺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爲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

滑稽鴟夷

如脂如韋

敏捷之變

學不失詞

淳于索絕

趙國興師

楚優拒相

寢丘獲祠

偉哉方朔

三章紀之

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133X
8
25